

養素堂文集

養素堂文集卷十二

崔威張 謝介侯

考三 辯

賈萌考

今南昌章江門外蓋有濞賈萌廟云按謝承後漢書賈萌
爲豫章太守王莽篡漢舉兵誅莽不克而死雷次宗豫章
記賈萌河東人漢更始二年爲郡太守謀王莽師敗死即
曰顯靈於津人爲太祠酈善長水經注賈萌與安成侯張
普爭地爲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王孚安成記豫章太守
賈萌與安成侯張普爭戰於新茨之野歐陽忞輿地志濞

豫章太守賈萌與安成侯張普興兵討莽普乃詣莽自陳
萌遂伐普於薪茨之野據謝偉平雷仲倫記賈萌事乃溘
之忠臣也而酈道元王烈之則不言討莽以爲爭地而死
輿地志則合兩事爲一是從謝氏說矣然班固溘普王莽
傳云傳莽首詣夏始縣宛市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
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是萌乃莽黨也
又謝承溘書豫章嚴豐字孟侯爲郡主簿太守河東賈萌
與安成侯張普約舉兵欲誅王莽師興之日有飛蜂叢附
萌車衡豐曉占候諫以爲不祥之徵萌進兵不從會張普
負約無援遂戰死是萌果爲王莽所誅也然溘兵所殺之

賈萌又是何人覈而論之蓋萌初附王莽爲其連率見人心不與巨君因之攜貳乃與張普謀共起兵攻莽旣而普背約與萌不協自歸於莽相與爭地交攻萌遂爲普所害方其普初害萌也則必報於莽故雷謝諸人以爲莽殺之普旋降漢心讐於殺萌又必上聞於漢誣言萌之不肯反正因而誅之此班氏所以言爲漢兵所誅也張普者乃一反覆譎詭善觀時變之小人也又緣謝書載萌起兵於莽篡國之年班書載萌死於更始二年年代有誤或遂以爲二人同姓名者矣在莽言之則曰九江連率自漢言之則曰豫章太守亦不得以官職有異而疑之近人金谿王謨

乃以芒帝時爲豫章太守之蒼梧賈雍當之夫賈雍失首
尚能乘馬還營與士卒胷語誠爲靈響然錄異傳不紀後
人之禋祀也烏得以郇侯樂布之社指爲天士樂大之祠
哉

灌嬰城考

按豫章城晉熊默雷次宗皆以爲灌嬰所築酈道元水經
注亦言之九江府有灌嬰浪井圖經言灌高祖六年潁陰
侯灌嬰所開建安中吳孫權經此城標地令人掘之得古
井銘云灌六年潁陰侯開三百年當塞後不滿百年爲應
運者所開權以爲已瑞見元和郡縣志今南昌城內有洗

馬池相傳嬰洗馬於此而戴東原水經注校本謂灌嬰無定豫章之事遂改作陳嬰蓋據史記功臣表也然史記灌嬰傳云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是灌嬰曾定豫章故其地多嬰遺跡東原臆改未爲得也

馬王考

玉屏邑西北有營砦數處相傳爲馬王遺跡馬王俗謂馬援也按五代史楚馬殷梁太祖時拜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後平朗州雷彥恭澧州向環辰州宋鄴敘州昌師益等率谿洞諸蠻皆附於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末帝時加殷

崔安老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

明宗時封殷楚國王殷卒子希範大襲殷官爵封楚王谿

州刺史彭士然按谿州銅柱記伯彭士然非率錦今銅繼今鎮諸

蠻攻濃州希範遣劉全明按銅柱記無劉全明等擊之士然大敗走

頌州遣其子師曷按銅柱記伯師果率諸蠻酋降於勅谿州西接

泮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大銅柱為表命學士李

舉銘之按李宏皋見谿州銅柱記五代史伯李舉非蓋屏邑在五代時為谿洞

諸蠻盤踞必楚國所置官屬或馬氏子弟奉王命令號召

糾聚於此安營大寨則所謂馬王乃馬殷希範希廣父子

兄弟也伏波於瀝豈稱王哉若銅柱記文稱我烈祖昭靈

王濬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蓋希範
自言爲伏波將軍之後尊援爲昭靈王耳谿洞之民安知
以王呼之

長孫氏考

鄧名世姓氏辯證云長孫氏出自拓拔氏鬱律生二子長
曰沙莫雄次曰什翼犍什翼犍卽後魏道武皇帝祖也後
魏獻帝拓拔與隣七分其國人以兄弟統之沙莫雄爲南
部大人後改名仁號爲拓拔氏生嵩太尉柱國大將軍北
平宣王至孝文帝以拓拔爲皇枝之長改爲長孫氏澍按
元亞以長孫爲始於元魏是不知長孫之所自也世本云

齊大夫長孫脩食邑於唐其後仕晉爲唐孫氏則長孫出自齊矣又按漢祝文志孝經有長孫氏說二篇儒林傳王吉授韓詩於淄川長孫順由是韓詩有長孫之學順授東海髮福淄川係齊地則長孫氏之出於齊先於拓拔氏遠矣諸姓書皆昧所先何疏陋之甚耶

貝獨坐考

廣韻云貝出清河姓苑云古有賢者貝獨坐方日昇補注黃公紹韵會引千家姓韵謚云貝氏望清河古有貝獨坐晉有術士貝靈該澍按後漢書宦者傳貝瑗魏郡元城人與單超徐璜唐衡左悺等誅梁冀封東莒陽侯後四侯轉

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獨坐言
驕貴無偶也徧稽經史各書古無具獨坐也惟瑗稱獨坐
今漢書作具必古本作具故應劭風俗通於具字姓引河
內太守具褒不引具瑗以瑗不姓具也何承天乃以爲古
賢者疏矣然胡三省通鑑注引宦者傳尚作具瑗袁宏漢
紀作具瑗是今本作具者誤矣若得姓之原當以地爲氏
史記楚世家云夕發具丘括地志具丘在青州臨淄縣西
北故顧野王玉篇云具氏出清河具丘較孫愐多具丘二
字而徐廣史記注具丘在清河則具氏之出於清河具丘
也無疑而羅泌國名記云今吳越多此姓本諸左傳卽氏

左昭公十九年傳楚子之在蔡耶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注耶陽蔡邑二十三年傳云太子之母在耶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吳太子諸樊入耶杜注耶耶陽也定公十三年傳云齊侯衛侯次於巫葭實耶氏杜注巫葭改名耶氏在高平鉅野西南有耶亭是以耶姓出於耶陽者不知左傳原伯耶陸元朗釋文古蘭反不伯耶則長源之引左譌矣又按司馬彪戰略云劉表初爲荊州時貝羽爲掾容長阻兵伯亂先於貝靈該矣况貝靈該爲唐弘崇以後人亦非晉人也夫以孫恹羅泌鄭樵方日昇輩均未知貝獨坐之爲貝瑗自余發其覆乃知貝瑗之當爲貝瑗貝獨

坐之爲濫中常侍而非古賢人且獨坐爲天下側目之嗔
而非其名俾蝥政宦孽不得享徽徽之稱亦一快也或曰
何箸伯佐郎博見古今當時所重未必乖陋至此余曰春
秋齊大夫狼蘧疏竟伯琅過屯莫如本太山人爲常山太
守乃云屯莫爲太山守何孀母之善謗固多有者

石工安民爲荏威人考

邵伯溫聞見前錄云常安民以鐫字爲業崇寧二年蔡京
又自書元祐姦黨大牌頒於郡縣令刻石安民當鐫字辭
曰民愚人固不知大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
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

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澍按石工姓安名民在威人邵氏以爲姓常名安民誤矣常安民紹興時御史而李燾長編王清臣擲塵錄均作姓李亦非也在威之安唐時爲箸姓如在衛大將軍安興貴修仁弟兄是也李元諒李抱玉本姓安唐賜姓李矣安氏家世工鑄字如宋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末云都料安宏姪仁祚刻字夢英篆書千字文碑末云在威安仁祚棐三體陰符經碑末云安祚勒字篆書千字文序碑末云在威郡安仁祚棐字佛說摩利支天經碑末云安仁祚刻字黃帝陰符經碑末云在威安仁祚棐字夢英偏旁字

源碑後云荃威郡安懷王建太扶風夫子廟堂記碑末云
安文璚栞字又贈夢英詩三十餘首詩碑末云荃威安文
璚弟文晟栞字新平縣保寧寺浴室院新修鐘樓碑記云
刻字安文晟教興頌碑末云安璚刻字沙門靜已書碣碑
末云安文晟栞藍田縣文宣王廟記碑末云安璚栞字永
興軍中書劄子碑末云安亮刻庵字贊碑末云安民師栞
永興軍香城善教禪院主廣慈大師海公壽塋記碑末云
安民師栞高陵重修縣學記碑末云栞者安永年游師雄
墓誌末云京兆安民安敏安延年撰刻奉天縣新修渾荃
忠公祠堂記碑末云安民鐫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碑末

云安民鑄鄆縣利師壇記碑末云安民桀是宋世金石箸於人間者大半係安氏所鑄其駁落沈霾不傳於世者諒復不少其云京兆安民者安民本荅威籍寓長安鑄字故曰京兆也袁了凡曰蔡京篡元祐姦黨安民知世間有司馬相公紹興初有旨令毀公墜碑時大風忝后有匠氏擲斤而擊未盡碎殪于碑下兩工愚智千里也倪元璐跋姦黨碑曰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睂山數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此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旤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

子也石工安民乞免署名今披此籍諸賢佐中赫然有安民在烏虜安民雖石工其賢矣哉彼天台守陳敏不肯奉旨刻碑林靈素拜碑下謂諸人姓名皆天上星宿又安民之亞也

楊甲非遂寧人考

按岳珂程史云乾道間楊嗣清甲有聲西州初試有部使者頗以繡衣自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爲白其繇於當國者劾牘竟格不下有弟曰嗣勲輔其清名亦相伯仲舊通志云楊甲遂寧人乾道二年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上覽對不說置第五賜文林郎清議推之而

官未顯今通志亦以甲爲遂寧人登乾道丙午科蕭國梁榜進士然曹庭棟宋詩存謂甲爲重慶昌州人考宋重慶府初屬夔州路崇寧初改恭州清熙十六年升府昌州屬潼川路大足爲州治曹氏言重慶昌州知昌州宋時已屬重慶非始明初也則甲爲昌州之大足人無疑遂寧州政和五年升府亦屬潼川路故舊志以甲爲遂寧人也曹廷棟言甲以事去官後寓居遂寧之靈泉山中詩有微官也謫居之句曰寓居曰謫居則非本貫可知又考淳祐十年大足令何光震教授張順臣等餞郡守王夢應碑有云嘗教授涪陵堂憲之命未下而卒人士至今惜之與宋詩存

言以事去官者符蓋仕不久即罷去也碑又言其子听之
晞舜升太學字缺三再以世學冠省魁蓋楊爲大足望族紹
興時有楊茂嘉定時有楊敏叔皆登第今邑汶水里有楊
家寺必係楊氏聚居於此建寺後因以姓名寺云

楊鼎卿六經圖碑考

按宋統文志六經圖共六卷楊甲撰毛邦翰補以五經
周禮爲六凡三百二十二圖王象之輿地碑目考云六經
圖碑在昌州郡學郡人楊甲鼎卿箸又按宋百家詩存云
楊甲字鼎卿重慶昌州人大觀時游京師頗有聲望嘗仕
於蜀旋以事去官寓居靈泉山中故其詩有微官也謫居

之句棣萼館小集一卷多游覽弔古之作其詩天矯脫俗
孤光冷豔不著色相如游長松寺云青山有驕色欺客不
能詩安靜寺云石泉瀉幽潔意寂不肯喧俱不食人間煙
火語是鼎卿以詩鳴而復能畱意經學亦豪傑之士也通
志金石門以六經圖碑入之榮昌縣余於南山三清洞得
淳祐十年大足縣令何光震教授張順臣等餞郡守王夢
應碑碑言有楊賢良六經圖勒石急赴學署尋之無有也
鼎卿爲乾道二年進士邦翰不知何許人其書成於紹興
中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云布衣楊甲撰乾道中
毛邦翰補易七十圖書五十有五圖書四十有七圖周禮

六十有五圖礼記四十有三圖春秋二十有九圖合爲三百有九圖惟易書二經圖與館閣書目數相合詩則四十有八較原數多三春秋四十有三較原數多十四不知何人更定而六十四卦圖後游北山巖壁止存易卦十餘字又存後行景炎某年字係篆書甚瘳勁駸蝕不全惜哉

十八先生墓考

當明之季永明王由榔自廣西徙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

所新改興

無人臣禮從臣與內侍等咸憤甚飲汰計與李

定國共圖可望謀泄可望遣將鄭國拷訊十八人同聲不屈死時人哀之收遺骸葬焉表之曰十八先生墓今興義

府城南纍纍者是也碑載從臣則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
忠徐極蔣乾昌李元開李順朱議景鄭允元趙賡禹蔡續
易士佳胡士瑞朱東旦任斗墟也內侍則張福祿全爲國
也按明史有給事中林青陽御史林鍾無李頌揚忠二人
事又按鄭允元歙縣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林少卿蔣乾昌
人西人翰林院檢討李元開善化人徐極忠一作史科給事
晉江允翰林院檢討李元開善化人徐極忠一作史科給事
中周允吉錢塘人江西道御史朱議景南昌人廣西道御
史胡士瑞增進賢人福建道御史朱東旦四川人兵部
郎中主事一作蔡續縮作九江人工部郎中員外郎惟易士佳廬陵
人主事一作蔡續縮作九江人工部郎中員外郎惟易士佳廬陵
寧人兵部主事一作蔡續縮作九江人工部郎中員外郎惟易士佳廬陵
論曰國邇偃陽九之會爲臣者實首糜軀無有攜貳詎不
稱義烈哉又或潛孤偕亡撥亂圖存吹灰於已寒張律於

既絕使洛陽銅駝不淪荆棘步廣飛鳥弗踐泥沙亦可謂
壯懷苦志矣吾觀周王奔琬之難獲衛于召公而姬繇復
昌漢宣巫蠱之既蒙養於丙吉而卬金再振獨憎當日諸
臣之未啟晦也然天既厭德人斯云亡諸臣者胼胝戈甲
瘡痍久霜犯疾風而表勁契寒松而大節雖杜鵑嘯盡難
延魚鳧之封精衛銜殘無補窮桑之壑而邙山同穴先軫
莫返其元燐火紛蜚蜚宏從凝其血魂偕碧蕤寃籲蒼旻
數百年之閒豺虎已化攢墳刺天傷心人望舊逕集能不
爲之銷神壤末追魂天澤乎

水馬考

西域以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繫地內及長驚以木聲臍斷便行齧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此物之至奇者也而人或未之信史記大宛傳正義引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埵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俟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爲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劉郁西行記亦言之黔之養龍阬兩山相夾深池涵焉嘗出神馬明洪武四年僞夏明昇獻馬十其一白者首高九尺長丈餘乃得之於此也夫諸毗文臂渥洼蒲梢余吾龍友青海驄駒徃牒可稽已漢肅宗元和中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魏黃初聞於上黨得

澤馬晉孝老太元十四年滇池縣河水有神馬二匹唐明
皇靈昌郡得異馬於河皆水馬也隨巢子云夏后之興方
澤出馬良不誣矣再考襄陽記中廬山有地穴濫時常有
數百匹馬出遂名馬穴吳時陸遜復於此穴得數十匹馬
出土中一異也唐書南詔傳越賧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
生若燕歲中紐莎靡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
馬出於草夏一異也庶物之生俶詭萬變魚非羽族文鰐
翔風獸爲毛羣靈騁戲水而且谿邊之狗巢木地下亦復
賈生圓嶠之蠶眠火中又復鼠產韻外之事何能具言
昧者不察徒執游牧攻駒曷與之循會無而涉元謀之河

哉魏略海西國之六畜皆出水其用水
非毛爲布名海西布也亦見西域傳

鮮苔考

壬戌四月余自貴筑返屏宿偏橋之黃絲驛逆旅主人馬
受暑死腹孕肉囊剖眎有物狀如雞子色白椎之甚堅非
骨非石層疊周裹多至升許不知爲何僕人以示余按本
草有鮮苔生牛馬諸畜肝膽此宜是矣西域蒙古祈雨以
鮮苔石浸水中咒之輒有驗其人亦名鮮苔氣鮮苔在畜
腎尤良形如鸚鵡喙者爲最重大可如拳或黃或白生剖
得者爲靈物或言能治奇疾難名者是又不止祈雨也京
房易占云兵彊主荏則牛腹生石即此物矣又聞牛有黃

在臙一名丑寶馬有墨在腎狗有寶在肺鹿有璫在首羊有珣石在腹驢有媚在口

古文孝經碑考

輿地碑目考云古文孝經在昌州北山凡二十二章與今文十八章小異按今文先出於瀼初而古文與尙書同出孔子壞宅今文已盛行而古文獨不得列之學官惟孔安國馬融爲之傳及明皇注今文十八章孝經而古文益微矣司馬光范祖禹皆曾繳進光謂始藏文時去古未遠其書最真祖禹又爲之說亦云古文庶得其正王象之之說如此余游北山見趙懿簡公神道碑洞內外石壁悉鐫古

文孝經字徑二寸許勁健有骨召工搨之按漢藝文志孔氏傳序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說文載許冲上書云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授皆口傳官無其說中興藝文志云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闡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國朝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一卷晁氏讀書志云元祐中范淳夫侍經筵上古文孝經說一卷按司馬公指解至和中上范祖禹說天祐中上原各自一卷今本不知誰所合編也所用乃孔氏古文然溫公指解之中仍全載元宗今文注知今

文古文不甚相遠朱子栞誤一卷取古文孝經分經一章
傳十四章又刪削經文二百二十三字或以古文孝經蘭
門二十四字爲劉炫僞作非班志所載者又宋史藝文志
云馮椅古孝經輯注一卷椅祖朱氏栞經文所引詩書之
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記曾孔答問與其增益之辭爲古文
孝經緝注叅引蔡氏注王伯厚困學記聞云是何言與司
馬溫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
字爲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栞誤亦無之今此
巖所刻是何言與係複句叅無言之不通也五字想瀆夫
知其誤刪之矣其碑末跋語兩行云江對老人陳公

字缺四

人趙範得范祖禹正書本於

字缺二

并鑿之北山巖石之上

藉此知爲瀉夫先生書也通志謂在榮昌殆未見其碑而漫言之皆趙子函箸石墨鐫等皆親至碑下摹搨故文字不誣而輿地亦不誤非猶夫采杜若干坊州者

李白未至夜郎辯

夜郎瀝屬牂柯郡牂柯本且蘭國今在遵義界唐屬珍州在今歌羅寨舊志云李白曾貶竅於此今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郎城道卧古碑字已漫滅縣治內白故宅舊井跡存焉余攝篆遵義之日暇游桃源洞洞前巖厖屹然鐫曰李白聽鶯處謂清浮蟻酒醅初綠暖入鶯簧舌漸調乃流

謫時所詠也近人遂謂白流夜郎實已至其地按白於乾
元元年被放二年遇赦得還故集內有流夜郎半道承恩
放還兼欣克復之笑書懷示息秀才詩蓋白泝三湘將至
夜郎乃聞赦命而還憩江夏岳陽復如尋陽時年五十九
矣其秋浦桃萼憶舊游詩所云三載夜郎還於此鍊金骨
也又烏江畱別宗十六璟詩曰拙妻莫邪劍反比二龍隨
殆白攜妻子就貶所而宗璟從之未至先還白別璟於烏
江也今遷義城南八十里烏江源出黔西經縣之湘洪
仁三江由思南北流入蜀之涪江與詩所謂白帝晚猿啼
黃牛過客遲者亦符今不觀前賢全集輒撫一二語爲譚

資且矜其創獲畏猶詫維摩之取孟堅而遺班固也

張王非睢陽辯

江右諸郡多祀張王說者咸以爲張睢陽也此失之宋時
江西憲使方師尹簞弋陽行祠記云曩效官京口觀淮陰
棄指亭記論王始末有條理乃知王諱朴家於滑之白馬
安祿山之亂張巡許遠提孤軍守睢陽築臺募勇士得南
霽雲爲將王與厚善同出睢陽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斷
一指誓信銅中爲驚駭出涕偕還且射浮圖矢中紙誓成
賊必滅進明未幾城陷王等俱死之夢其家曰吾得請於
帝令哺南嶽爲司錄事掌察人爾善惡具以聞而加賞罰

吾乘此可誅不忠未幾進明遇疾如雷之震蓋其報也先是唐開元天寶間王累舉進士不第曾有題衡州泗州寺詩云一水悠悠百粵通片帆無奈信秋風幾程峽浪寒春月盡日江天雨打篷漂泊漸搖青草外鄉關誰念雪園東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漁燈出葦叢其文章有如此者王平生任俠常裹金鎚擊不平死守睢陽氣勁力銳終始不渝巡遠之忠義霽雲實贊成之霽雲之勇壯王實佐助之氣節有如此者黃巢俶擾衡民乞靈於王寇過來江遇鬻履者皆巨足詢其故曰吾州兵屢也俄而寇見偉人高牙大纛躍皆丈餘寇褫魄却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感應

廟貌翬飛不可勝數賜額昭烈則自政和乙巳始也七月

二十五日

今訛爲七月二十三日

相傳爲王誕辰遐邇稱蓋蒙恩戴

惠者香火簫鼓肩摩踵接闕咽道路以舍神庥自政和至

乾道累封爲忠靖威顯靈佑英濟王

今訛爲東平王

是此張王在

當時殉難三十六人之中非卽睢陽也朱玉山汪應辰文

定集中備言之余以張忞之祀於江西確有可據而世俗

輒以處當之因爲此作以曉譌傳者異日或能改正則得

其實矣

按唐書與張巡同死之將三十六人除南霽雲雷萬春

姚閔外又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儼陸元鋐朱珪宋

若虛楊振威耿慶孔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璽孫景翹
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狄長輔孫廷
蛟馮顏皆死難四人逸其姓名

隸書八分楷書辨

延安府丘秋水太守過寓偶談及隸書八分楷書太守謂
隸書卽楷書八分卽隸書愚不以爲然太守囑余爲辨以
祛惑乃爲之辨曰

許氏說文序云秦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
書以飭約易古文由此絕又云亾新居攝改定古文時有
六書三曰篆書卽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四曰佐書卽秦

隸書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大隸王僧虔能書人名云秦獄吏程邈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書曰隸書江式論書表云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世人以邈從隸卽謂之隸書張懷瓘書斷云程邈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顏師古曰邈書注云篆書謂小篆始皇使程邈所作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從隸從便易也衛恒四體書勢云下邳人程邈從獄中作大篆或曰邈所定乃隸字又云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今隸人佐書曰隸字邈因用之隸書者篆之撓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云梁鵠弟子毛弘教於

秘書今八分皆弔之法王僧虔能書人名又云王次仲作八分楷法唐李廌十體書亦云然澍按許洵長言程邈作小篆不言作隸衛恒言邈作大篆蔡邕王僧虔江式言程邈作隸法而衛恒言或曰邈所定乃隸字又云王次仲作楷法毛弔作八分是隸與八分楷法各不同也然瀛人曰隸至毛弔而曰八分則八分出於隸矣歐陽永叔以八分爲隸固無區別王伯厚謂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其言大謬隸書而謂之八分者蔡文姬言臣父造八分時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鄧忠恕曰八分之說流俗有二或曰八分篆書二分隸又皆似

八字勢有偃波非也蓋書有八體蔡邕以隸作八分乃八體之後又有此法謂之八分王愔文字志王次仲於建初中以隸字作楷法字方八分李陽公曰八分者字體本方而八分之謂其皆似八字勢有偃波釋適之金壺記云王次仲以隸法局促遂引而伸之爲八字之分故號八分澍按八分楷法本是王次仲作非蔡中郎也中郎所書碑及石經遺字與漢碑同可知中郎作八分是僞託文蔡之言也鄧恕先旣云中郎以隸作八分體乃又曰小篆敝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是隸書反在八分之後其說自相矛盾徐鉉曰許慎說文解字安帝時始奏上之而隸書行

之已多習之蓋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反以篆籀爲
奇怪之跡是可證八分非隸矣張懷瓘書斷謂程邈伯隸
次仲伯楷則楷與隸異不得謂隸卽楷也任珣序范度五
體書云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吾臣衍字源七辯云八分
比隸字則微似篆陸琛書辯云八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
分顧安荃金石文字云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猶雜篆法
者謂之八分趙宦光緒論云篆勢有轉無折隸筆有折無
轉八分則兼之故杜甫連稱八分小篆知八分猶雜篆體
澍按此數說皆謂八分兼篆之體也覈而論之八分自隸
書出則八分可名爲隸而隸字不得謂楷故王愔三十六

種古書有隸書又有楷書也如楷即是隸則王愔之言複
矣徐浩論書曰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亦以隸與楷
分言之即蔡希綜書法論謂王次仲以隸法改爲楷法又
以楷法變爲八分謂隸變爲楷則是謂楷法變爲八分則
大戾蓋楷書即正書也正書即鍾繇之章程書王僧虔曰
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而張懷瓘曰八分時人用寫
篇章或寫法令謂之八分其言謬甚試觀鍾繇賀捷力命
季直三表皆是正書非隸亦非八分豈楷書可名隸書哉
又觀鍾繇泰山銘受禪碑皆隸書即銘石書豈隸書可名
楷書哉世之論者輒曰唐人所謂隸書即今之正書所謂

八分卽漢之隸書蓋以唐六典有云八分石經碑碣所用隸書表奏公私文疏所用也然其誤與張懷瓘同何也唐人碑碣間有隸體者而正書甚多豈表奏文疏反用隸書乎近人顧藹吉謂晉宋隋唐之間名隸爲八分非造爲八分也殆以八分爲隸不知隸與八分有別也以隸爲八分起於唐韋續五十六體書中之言藹吉又云八分謂之楷者楷者法也式也後世以爲楷式夫古人何書不可爲法式豈獨八分爲法式乎蓋楷者端也謂端楷也又書斲以八分爲次仲伯則秦人也王愔以次仲爲漢人建初章帝時人蕭子良以爲靈帝時人皆誤夫秦之次仲旣伯八分

楷法矣而漢之次仲又伯八分楷法乎或以秦之王次仲爲上谷人漢之王次仲爲上谷太守妄生分別漫無證據要之八分出於隸而非卽隸章章矣張懷瓘謂今之正書卽程邈之隸書朱長文已斥以爲非若漢張芝之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蓋楷書筆畫正直易寫草則屈曲連貫難爲故言不暇或乃以爲不暇爲草藁非也試思伯英草聖以能草得名豈以起草藁得名乎且世之爲楷者孰先起草而後筆之於紙哉是不知藁書之爲行押相聞又作同也朱錫鬯曰洪适以八分稱隸學者未嘗譏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真書也竊疑漢代無真書至鍾太傅

始工之當時未大行於世至晉帝王方用正書見於寶泉
之述書賸按朱氏以隸書之外有真書是已而疑漢代無
真書則非許慎漢和帝時人佗說文先列篆書又列古文
其注則正書而謂無真書可乎又豈後人爲之注而以正
書書之乎或曰淳化秘閣帖第五卷有程邈書與今正書
無異何漢人無此體余曰此易知耳秦時碑傳於今者皆
李斯小篆以其刻石也而楷書特用之於公私文疏惟漢
亦然年久縑帛紙札斷爛豈能傳之至今哉曾宏父石刻
鋪叙云秘閣前帖中每有贗跡者多南唐善書者取前賢
語以意成之非臨非摹是謂倣帖凡數匣明題曰倣帖後

人遂以爲眞程邈書眞矣即使爲邈眞書則余謂今之楷
書出於隸而非卽隸也蓋信然世人以隸書爲楷者蓋有
故秦時本以僂於從隸而謂之隸自王次仲作楷尤更簡
易亦用之於官私文疏後人因用楷之主於簡約同於秦
之隸書趨簡約也因以楷法爲隸書耳而水經注云秦上
谷人王次仲變蒼頡古文爲今隸書蔡邕書勢云上谷王
次仲始作楷書讀者不詳謂酈氏言隸蔡氏言楷當是一
體不知隸作於程邈而非次仲次仲作楷法而非隸道元
之說疏矣又水經注言青州人發冢得齊胡公棺前和有
字惟三字是古文餘俱同今隸字玉篇序言有人發春申

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因以爲隸起於古不始於秦不知古今字體雖屢變要皆不離其宗筆徑固有不能不相似者此不足以生疑致詰也

養素堂文集卷十三

荏威張 澍介侯

書一

擬淳于越請封建書

今陛下以神荏之姿削平六國混一字內誠千載一時也
臣以爲欲圖隆古之治去萬世之基莫如封建天下初定
黎民雖免塗炭之苦而殘喘未蘇也議者必請去郡縣令
有司治之夫爲吏者有除遷更代之煩其于黔首之疾苦
旣難以盡知而又重之以賂役罄罄莫告臣以爲必有草
澤姦民間左宿隱因累之怨懷肆志以肆陸梁者難已發

而始謀之雖堯舜不治臣聞樹屏藩所以廣親恩誓帶厲
所以撫兆姓親恩篤則本支固兆姓擾則邦本寧五帝三
王用能民安衽席世濟仁壽者胥斯道也而議者又謂五
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乃俗吏不知大體安事紛
更者之所竊口非政之宜也商鞅變井田而阡陌國日彊
民日富可謂不師古矣死之日而人不憐何則无恩以結
之從峻刑以還以之爲小康猶難而欲使道一風同干戈
不試四夸寶服是猶舍舟楫而涉風波以求其必濟雖途
人亦嗤其危矣臣聞之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
伯兄弟方來亦旣用明德長治久安之策誠莫善于此者

陛下率聽臣言擇子弟之親賢者封之大國疏者以次而殺使之食其土而納其賤諸侯王咸欲長保爵土以貽子孫而闇干之患自消陛下率制于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於以行巡守之典賞以示惠罰以明威如此而追蹤古聖無難也

擬昭烈帝與魏雙鉤書

余讀曹子桓得雙鉤與昭烈帝書稱帝爲賢兄詞甚慢易又與王朗書以雙鉤爲賤物意尤輕脫深憤之知帝當日必有報書惜其文已逸乃擬作此篇

曰者使來良訊敲篤欲得雙鉤今藉埒致此鉤之銅產自

嚴道匠氏鎔鑄乃成良器雖則精好奚足供翫然亦河洛之所希也憶昔與尊甫同龜黃巾意謂奠安王室九域清塵重理東序之秘寶以扶解紐之皇綱渠料帝業板蕩遷徙流移神器國璽堙沈幽井奸人得之繫肘跋扈深爲鬱憤今區宇漸平視道如咫尺忝厠宗支纘緒亦兌仁兄割據許鄴廣自封殖亦各其志也夫貪愛遠物徇人所譏子常留昭侯之佩馬而唐蔡攜貳韓宣索商人之玉環而國僑責讓良規不遠想所悉知况聞賺鍾繇之玉珎敎楊修之寶刀求西域之明珠伺東吳之犀兕溺志玩好取姍白珎若此雙鉤余又何愛丞相亮旣受雞舌香之賜藉以此報

物賤路遙諒必珍惜
素風懷想於邑樹勝

擬侯芭上揚子雲書

芭謹言芭鉅鹿叢品愚蔽無似自侍清塵屢奉明誨蓬心
漸啟知譎以生竊窺我夫子鑽壁道與津逮聖涯囊括儒
術兼包羣材自大漢以來未之有倫也何者經莫遽于易
三聖之心寄于簡內我夫子作太予以準之言聖賢制法
行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
妙極道術是眞得自然之根侔于太始矣論語者又聖人
之微言也高第游夏仲弓咸所籀述綱紀人倫模範治道
于是乎在我夫子作法言以擬之詆諸子之析辯詭辭以

撓世事而用法應之是非同于聖人不謬于經焉疇人之
學莫重律厯自唐都黃岡各矜推步而歲差未合要生子
駿亦明三統而節會莫周我夫子覃思測天參摹而四分
之與太初厯相應亦符顓帝之厯深得其意司馬相如王
褒均嫺辭賡胥被膺賞夫子之伯郁郁乎文天子引重此
非同里楊莊之所能詡揚也而夫子且曰雕蟲小技壯夫
不爲則知其游心大道不尙浮藻矣然芭竊有慮焉俗儒
一孔罔能探賾索隱以所不知妄生瘡痍聖爲天口聞而
眩惑賢爲聖鐸又已驚疑後世必有以規撫孔思指爲僭
竊者然鄒子興不嘗擬其體爲七篇乎君山知已何可多

得况夫天象虛廓星躔乎眇算窮樞紐千歲坐知夫子言
天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圖画形體度參以四時
厯數昏明晝夜難盡天八事以通渾天後世必有以九數
爲景響者至于甘泉羽獵河東成都之賸繡補靈節龍骨
城隅之銘絲竹邸閣壬但子真之頌蔚霞采以成文上祖
風騷麗而有則後世浮夸虛慕道學必有以辭賸爲非君
子者然此猶其迹也若乃浮湛黃門清淨自守冀得祿養
以遂簪述誠其本懷倘或希榮與甄豐劉棻崔發輩矯誣
符命六致鼎鉉何爲淹執戟之卑位哉在咎老聃爲柱下
史歷夏商周專司典籍尼父嘆爲猶龍關吏留而著書不

以臣三代而議之也夫子解嘲之作詞鋒觸人後世必有以臣莽爲詬病者或且改易舊文增益讟言以遂其污蔑之私史皇邈矣文字繁多解者實尠自夫子之訓籀出而史篇遂通晁固李斯倉頡趙高爰歷胡毋敬博學之後勁也末生驅車叩門問奇載酒乃得函訓改正古文而方言之佳集先代之絕言采異國之殊詞此林闕所爲傳授劉歆所爲咨詢張伯松以爲巫諸日月不棄之書也後世學不師古鄙別盈牘必有以艱深文固陋爲詆譏者此芭之下愚薄慮所逆料也夫子若無以測之晁混混乎與道合漠也倘夫子有以測之則蜂蠆毒口安可不預有以杜之

乎芭不敏罔知所裁謹再拜上

擬雨師與風伯書

辛卯歲夏六月自浙返江西舟至瑞洪大風傾覆者數四忽大波撼舟上田滕虔閣遂卽潰敗移行李至田中獲生金遂作此文

今臣下揚威三日矣鼓洪濤以稽天激巨浪以摧岳舟于擁楫而股弁旅人愁休而拊膺樹木折罽而鳴條禽鳥覆巢而潛岫斯亦傾危之甚也而臣下揚揚得意竊以爲過矣夫風者天之令也春生物則吹和以動之夏長物則來薰以養之秋嚴肅則有賴于蕭瑟冬收藏則有需于寒凜

順四序而不素仰兩儀之大化斯乃無負于職分也今足
下假其威噓其力不舍晝夜以饕以虐母乃非奉揚仁風
之意乎僕念足下之振盪而不已也爰降滂沱之澤施溟
沐之膏欲息其游氛平其噫氣以冀足下之一悟而斂其
怒不謂踞蹠不休憑陵益壯在足下以爲所好在此也嗇
者夸羿繳爾先人于青丘又中河伯之目亦有陳霍讐爾
先人于海甸遂靜陽侯之波狼狽爲奸卒招顛隕今豈無
其人乎足下慰之可爲寒心倘有誼士訟于高闕上帝震
怒譙以不能清塵吹垢徒爲興波伯漚命句陳以拘之敕
神魔以鎖之填于九幽猶之可也否則令五丁六甲率雷

兵火正縛送天市數其殘虐尸分裂以章刑典此時悔
之亦無及已僕與匡下雖係分司實與同曹誼難緘默憶
往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君之先備進掃之役余祖
時爲灑道相與有連不忍匡下之狂暴故敢獻其直言望
左右之采納焉若以爲意趣各異情性不同囊箴規其如
吐肆猛志而猶故則干夫鬱憤萬眾煩冤必將折雞羽塞
土囊以與匡下尋鬪恐飛廉之血食至此而絕匡下其重
思之

與朱香初論寧山詩字音第一書

讀大箸不勝慙服而有愚意所未安者敢質之按寧山之

導通作藝其得名以池有千葉蓮藝也宜从胡瓜切讀然
白虎通云藝之爲言獲也則藝作變化解又讀戶化切詩
意用萬物成熟可以得獲之解而仍依胡瓜切似宜改正
又按莊子齊物論山林之畏佳劉註云畏佳儂僻尖角處
也則畏字當讀仄音蓋畏字卽與與又同喂喂作鄔賄切
則畏字自宜從同又按說文雖字註蟲名似蜥蜴而有文
逸周書王會篇云侑人之雖馬孔晁註雖馬一角也爾雅
釋獸雖卽鼻而長尾註似獼猴而大山海經註雖似獼鼻
向上尾四五尺是雖爲蟲爲馬雖則爲狢今之所謂仙猴
也而傳引業率天白日晏以雖爲雖而于氏逸記之亦疏

矣詩用字卽本蘭奇錄似未確審興苑云錢塘杜明師
夢有人云其室是夕謝靈運生句而予亡家送靈運於杜
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注云治音稚奉道之家靜
室也方藥地謂治乃處字之轉聲吳人今猶作此語茲作
平聲亦非若厥字古厲字也說文引深則厥可證厥崖赴
壑遲句作平聲用失之儻用作欠字更誤櫛昧之見望財
擇焉

與朱香初論字音第二書

來書依白虎通解鵠字仍作平音然風俗通云鵠變也萬
物成變由於西方又云鵠者鵠也萬物滋然變化於西方

也。𠂔亦作變化解。原詩。𠂔生乃續。不句實與應氏之說合。
當作戶化切。讀又据莊子註。謂畏卽巽。按巽與鬼異。爾雅
石戴土謂之崔嵬。詩陟彼崔嵬。皆從山下。鬼不從巽。嵬有
三切。一烏同。一魚同。一五同。𠂔音魏。說文云。嵬高不平也。
從山諧鬼平聲。若巽則卽賄切。又于鬼切。音颯。山高下盤
曲貌也。其于非切者。音威。乃山名。不與山形同解。嘗讀王
延壽靈光殿賦。巖峩嵬嵬。字作五罪切。用矣。未聞嵬字
作魚同切。讀者尙書民明威。古文作民明畏。威字乃衛包
據馬融本改者。尙書字舊多違異。器舉堯典。言之如宅嵎
奇。作居郁。奇實寶。作敬道允釐。作信飭庶績。作眾功方鳩。

作旁聚等類不能悉數皆馬遷借文意相通之字轉相訓
釋正不得以居郁敬道等字卽作宅岵寅賓音讀也則古
文畏字于畏佳之畏訓釋不同似難爲援又佳字今入支
韻者讀職追切宜作佳麗解楚詞大招嫋修滂浩麗以佳
只曾頰倚耳曲睂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是也又作夫
不烏解古有十三佳之韻則佳爲戶圭切若從古兮居奚
切則入齊韻若從倉回切則入灰韻來書據集韻謂崔與
萃同按爾雅萃者厯屢鄭康成所見本則作萃者崔嵬故
於漸漸之石章箋云萃者崔嵬謂山巔之石也而毛傳亦
云萃崔嵬也是古人以崔嵬訓萃不謂萃卽崔字也若萃

同崔則爾雅之文犯矣且釋文舉有子恤才戌二反韻會
爲昨律切說文云從山卒聲顯與崔字音切不叶是集韻
言同崔者妄矣愚意畏佳之佳自宜從倉回切入灰韻若
子雲甘泉賤所用雍確字相如上林賤所用雍窳字係上
聲徂猥切也以爲然否

與朱香初論字音第三書

愚謂經師以崔嵬訓萃萃非崔者以古人制字雖多相通
而字之本義要不可沒來書舉似嘔隴嶠崢嶸巖等字按
說文隴字徐鉉曰俗作嘔非是而讀隴音者集韻訓爲甯
深下貌是嘔隴本非一字而崔萃實兩字故張衡西京賤

嶺嶮崔崒則分用之崔若卽崒賸宜如詩南山用崔崔可也晴字從青得聲故可通崢亦通增崒則從卒得聲難爲崔矣巖崑雖通而崑爲山厓連屬形巖則岸也增韻謂石窟曰巖亦通故虞號之閒稱傳巖爲聖人窟也巖又爲古文險字傳巖濊地理志伯傳險說文同字異訓者以此考之集韻其讀音元自分晰于佳字云遵綬切讀嘴平聲與崔同崔崔高大也又佳祖誅切音澤山貌莊子齊物論山林之畏佳是集韻于遵綬切者引詩之崔崔于祖誅切者引莊子山林之畏佳本不相蒙鄙謂崒讀平音如詩小雅之山冢崒崩鮑昭蕪城賸之崒若斷岸皆讀如摧是也又

謂佳字入灰韻亦職追切蒙不謂然考古韻支分五支六脂七之八微十二齊十三佳十四皆十五灰十六咍又分十八尤別收十三魂別收八戈又別收去聲八未別收去聲十六怪爲界甚嚴佳之在支爲職追切在灰爲倉同切猶灰韻之胎入支爲他飴切在本韻則土來切才字入支爲前栖切本韻則昨哉切哉字入支爲將黎切本韻則祖才切來字入支爲陵之切本韻則落哀切臺字入支爲因飴切本韻則徒哀切皆辨別麤茫不容假借若謂佳字入灰亦職追切則入齊韻將不當居奚切乎造者段若膺與戴東原言支佳一都齊皆灰一都之咍一都漢人猶未嘗

假僭通用晉宋以下乃少有出入迨中唐之功令支脂之
同用於是古之截然爲三者罕有知之矣從知古韻部限
旣嚴而音切自不能相混也且今所通行之韻乃宋平水
劉淵之韻竝非沈約韻沈四聲韻一卷唐時已不傳來杜
所摘之嘶躋提齊等字謂自齊韻來隳睢窺透等字謂自
灰韻來按此等字疑皆劉淵合併一百七十部韻時祇合
併者蓋齊灰韻皆自支韻分出不當云自齊灰韻來也又
言佳之與佳音義判然字體亦異疑楚辭之用爲泛濫者
考古佳與佳無二字也今體乃後人改之以識別如玉石
王字祇是三畫隸始加點以別帝王字當時兩字原二誰

又讀考工記王人爲春秋之王人者數而論之畏字古雖通伯威而考工記之畏鄭康成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是依弓簫附閒解讀平音亦入灰韻枚乘七發以畏隈同押可證而崔字係倉回切乃爲崔嵬之崔否則嵬字爲烏回切而崔字爲職迫切則不得爲雙聲矣又意畏佳者爲崔嵬二字之或體也畏卽嵬字佳卽崔字二字均在灰韻斷斷矣

與朱香初論字音第四書

昨論佳字入灰韻宜從倉回切幸不爲大雅所訶因知鉅製佳字避離字之複文用僭叶也夫僭叶則何不可之有

然古支韻不止通微齊且通歌尤其僭叶者要皆用之詩
賸歌謠諸古體簪蕭山毛氏簪古今通韻識者鑑其病卽
在通字是佊韻書尙有疆界不可越畔也如此浮山愚者
曾謂畏佳爲崔嵬之或體其說良是蓋古字多省文如石
鼓文其魚佳可風雅廣逸註佳可讀佊惟何是惟字亦可
省佊佳也愚故主之若楊用脩謂崔嵬卽爾雅之翠微字
傳授有不同其說無據來書謂崔嵬字止訓山之高大與
莊子本文不合按莊子山林之畏佳下句卽大木百圍之
竅穴也夫大木有竅穴山亦有竅穴而山有畏佳大木斲
無畏佳林字本屬帶說不以畏佳字分貼如禮言大夫不

得造車馬造字就車說不容連馬經中此類甚多蒙妄之語與此一例是劉註僂僂尖角者尙合而郭註謬矣故集韻兩引莊子皆訓山貌也若兼山林說者子雲甘泉賸所用之摧摧相如上林賸所用之摧萎爲是然摧係徂僂切摧係卽委切萎係烏毀切也謂莊子之畏佳兼指山林未爲的確謂郭註勝劉註取去亦未精審又謂佳佳本一字說文不當分爲二似未會其通而攷之按說文有不應分而分者如鼓數鬲弼之分爲二鞠籥箏翹竊之分爲五企企跂歧之別爲四踏又有趙道疇又有壽徐本覲復有脰踐有衡僂湴湴雙從兩吁重出變孿訛嬌汜源竝見嬰婉

何分於婉柔保互引古文皆複字也是权重安分者夥矣
何疑於佳佳之重出乎且古經並無今佳字也世所傳者
又非許氏之舊本則佳佳二字之分其爲俗師增益斷斷
無疑如甲乙燕乙魚乙同一字而安分爲乙乙兩形殊爲
回穴亦如吳本有𠂔音而造吳角本有祿音而造角也靈
均子雲辭賦之祖每以佳麗之佳押入支韻正自可據蓋
佳本訓鳥之短尾者古人字少俗爲佳麗之佳用之寢久
後人乃昧其本義亦字學之一厄也王王古本一字說文
云王象三王之連一其貫也而徐註乃謂王中畫近上王
三畫均夫帝王之王一貫三爲義三者天地人也上畫爲

天中畫爲人下畫爲地今謂中畫近上則舉人而埒之天
離平地非惟昧字形且失字義矣董江都但云古之造文
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卽許祭酒本是辨別字形者亦
未嘗如徐散騎說也晉語改玉改行荀卿伯改王改行周
禮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王盥註云故書王爲王荀鄭皆先
於許氏者則後人之加點實以王王易混故加點別之若
有近上正均之分人卽短視亦能辨之何庸加點乎子才
精蘊要是埒會鼎臣與陽冰不可爲據若云均伯三畫爲
乾坤之乾亦非羅長源云班固以天竺卽乾竺蓋梵語竺
乾爲竺天也而升菴索隱敬甫總要載三象乾以爲卽天

字自昧古文者謂卽乾字遂使𠄎不得爲川轉而爲坤又復爲巽不知𠄎三斷音坤𠄎連乃川字也又按白虎通之所云生𠄎卽生化也言生之者至是化也不然少陰用事而萬物生𠄎非其實矣四月純陽而蓍蘼死十月純陰而蒿麥生以有一陰一陽之潛伏也若秋則肅殺爲令萬物擎斂時矣竊謂蘭臺之說亦卽信厚說也萬物由𠄎而實則其物化矣化而爲實乃可以獲故班曰成熟應曰成變無二解也若引蓮蓍則宜從胡瓜切

與馬接三進士論參星第一書

弟素不熟天官家言莫知算罔雖不至如阿那肱誤龍見

爲有龍亦幾如苻生謂星入東井則渴矣昨聞臣下謂心
爲三星參非三星俗呼有然夫以心爲三星是固然矣謂
參俗呼爲三星則不考之過也按溼書天文志云參白虎
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則左右肩股也則
參實三星故毛詩綢繆傳云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
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故參亦名伐孔演圖云參以
斬伐公羊傳云伐爲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是參之爲
三星顯有明證蓋亦取詩疏諦觀之

與馬接三進士論參星第二書

讀覆函引列宿之三體者數事可稱詳贍但謂參星見西

方不見東方似失之疏綢繆詩毛傳明云三星參也在天
謂始見東方也是參星非不見東方矣故王肅述毛云三
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旣據十月則次章在隅謂在東南
隅又在十月之後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
中直戶正月中也故月令云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
戶在正月也古人西南其戶則直戶亦是在東矣毛公以
季秋至孟春皆可以成婚故以三星爲參鄭氏以婚姻之
禮必在仲春故以三星爲心按荀子云霜降始婚冰泮殺
也婚時之月當以毛說爲長則綢繆之詩所云三星自屬
參星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惟參星爲然不得謂心也又

按孔穎達云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鄭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來書謂三月心在卯者實沿後人之誤又謂參三月見西方亦非是按夏小正云三月參則伏以參辰不相比三月之昏心出於東參沒於西也至五月則又見故小正云五月參則見蓋五月日在東井之末參距月三十度將旦先出東方也又按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鄭康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參六星不得謂之七星審矣且亦合體爲六分之則三也蓋天文志云白虎宿

三星言參三星也又云直下有三星銳曰伐言伐亦三星也其外四星左右肩股言四星在參三星伐三星之外也後人卽以參三星爲心以兩肩兩足四星合之爲七星是直刪除伐之三星矣若伐之三星卽參之三星則志不得云三星直下有三星矣總由作步天歌者誤讀天文志以參伐其爲三星致有此七星之稱也臣下蓋亦取天文志諦觀之

與馬接三進士論參星第三書

參星之爲六不爲七余前引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爲證可無疑矣今臣下又言參星不止爲七星且有十星之名

是仍不知古人十星之解者按天文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而菴陵太守星傳有司中無司祿周禮有司中又有司命鄭康成以司中司命爲文昌第四星第五星者陳卓云文昌一星曰上將上將軍也二曰次將尙書也三曰貴相太常也四曰司中司祿也五曰司命太史也而鄭司農以司中爲三能者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能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卽黃帝占云三台近文昌宮者曰太尉司命爲

孟次星曰司從司中爲仲次星曰司空司祿爲季是黃帝
占以文昌宮中之三星爲三能未嘗以三能星爲參也今
謂參之左肩爲上將右肩爲次將左股爲貴相右股爲司
命不但指斗魁爲參且以文昌三台爲參矣然其誤有自
蓋以參之三星伐之三星與斗魁之四星合之爲十卽以
爲參參不受也晉天文志所云十星原是指白虎豈是參
乎余前謂左右肩股在參伐六星之外者非漫說也蓋左
右肩股爲斗魁下之四星也天官書云魁枕參首注之者
總未明了惟章本清圖書編云魁爲斗首參星在中冬至
牛初加戌中則斗魁在未天網在坤馮藉申中參宿如首

伏枕然夫斗魁旣以參爲首則參自以斗魁下之四星爲左右肩股矣故史記正義於魁枕參首下注云西南曰右星主偏將軍軒轅氏占之以北曰左肩主左將軍西北曰右肩主右將軍東南曰左足應七將予故知謂參七星誤認斗魁之四星也且史記明言白虎宿七星矣參雖屬白虎宿非卽白虎也非白虎則固六星也猶之三能屬魁魁爲七星而三能自六星也蓋西方之宿皆爲白虎故白虎可名爲七星而參不得爲七星若謂參六星指其見者尙有小星隱而不見則尤不然自大撓巫咸子韋甘德以來巧麻代有卽觀象之儀器如三辰如四游亦甚精密總不

聞於參星中指出細星者則參之必爲六可知矣如北斗七星也亦謂之九星者謂七星與輔弼二星耳輔一星在北斗第六星左去極三十度常見不隱弼一星在北斗第七星右常隱不見而徐整三五曆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陶弘景冥通記謂今星七見二隱不出者亦非不聞還車之見之乎夫鵠冠家能測常隱不見之弼星確指爲一而不能窺參中之隱星斷無是理又謂前數年潢池多警參星動搖似此占驗與古違戾考參之分野屬趙鄭氏以大梁爲趙又以參主益州班氏地理志以參屬魏蓋韓魏趙一也

漢高七年月彙圖參畢七重是歲有平城之役蓋參畢皆主邊兵不主中原也又唐書天文志云參伐爲戎索爲萑政爲戎索卽所謂主邊兵也爲戎政者房喬管子注云以萑爲政聽於屬也是猶伐之佐參也亦卽康成大傳注所云參伐爲萑府也且漢書天文志明箸其占曰爲斬艾事注謂除凶也往時斗杓閒常有芒角而搖者予亦見之乃矛盾星也矛卽招搖一曰常陽盾卽天蠶此二星動則大兵起古今推占如斯者

與馬接三進士論參星第四書

讀來書不勝抃服但堅守隅閫未免專固畧爲尋繹則罅

漏百出此不必關引他書而即可得者請足下詳之參之
枕魁非予之私言也枕魁則左右肩股之四星在魁不在
參矣乃以爲中間相隔去極甚遠未能相連則大不然考
斗之第一星曰天樞卽魁也所謂魁爲斗首也魁去極雖
二十五度其去參未甚遠也參去極雖九十一度其去魁
亦未甚遠也夫星固有相去甚濶而相屬者如北斗九星
相去九千里輔弼二星相去八千里尙相屬矣而何疑於
參斗又所引晉隨天文志亦似但引其文而未習其義者
夫參之屬白虎而非卽白虎人習知之矣猶房心屬蒼龍
而非蒼龍權衡屬朱鳥而非朱鳥亦人習知之矣故天文

考要云西方之宿皆爲白虎觜觿在參之右角謂之虎首也邢昺爾雅疏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是矣而志云參十星白獸之體正以參三星伐三星與外之四星合之爲十成白虎之體也否則白虎七星參伐六星總之則十三志文先不通矣然古人文例類如此故旣曰參十星使人知言十星者合參伐與外四星而言之也又云白獸之體言合參伐與外四星乃爲白虎也猶漢志之言參爲白虎言參屬白虎也若竟解作參卽是白虎豈房心卽蒼龍權衡卽朱鳥乎必不然矣倘謂獸

體必十則天駟四星天狼一星將不得爲全馬全狼乎然
志又云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軍西北
曰右肩主右將軍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
偏將軍計中三星竝左右肩股實止七星與所謂十星者
又相乖僻將以何星湊十數乎蓋參三星伐三星與外四
星合之爲十張守節不數伐而數觜謬矣夫以左右肩股
爲參星固妄以參星爲將軍者尤妄何也將軍之星屬文
昌宮不得屬之參也若謂文昌是上將次將參則左右後
偏將軍各自不同不知古以左爲上左將軍卽上將也右
將軍卽次將也而何疑焉黃帝占旣言參應七將矣乃又

云中下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考黃帝占曾以司命爲太尉司中爲司徒司祿爲司空陳卓則以司命爲太史司中爲司祿又何說乎蓋古以卿爲將司徒司空之屬皆卿也亦卽將也然古止有六將竝無七將如甘誓大戰於甘乃召六卿六將卽以六卿爲之可證也在天之象原於人事今曰七將不典孰甚吾故曰以文昌星之將軍而牽之左右肩股之四星大不可也至其引溼志不但句讀錯竝解亦誤按志云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孟康注云參三星者白虎宿中東西相直似稱衡也明明言參三星矣合之伐則六星矣蓋衡石非星名言參之三星東西相

值如衡石然卽以三星二字屬下讀亦是言參三星詎衡
石之三星乎志又云下有三星銳曰伐言伐在參之下也
此不煩解者然今之天文志似有誤謬唐孔氏引志云參
白虎宿三星值下有三星銳曰伐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
右肩股也不曰參爲白虎又無星爲衡石四字疑本注文
誤入之正文者卽有之亦非謂參之下伐之上別有三星
也來書又云此四星自是參外此四星不得名參按天官
書云參爲白虎正義云觜三星參三星外四星爲實沈於
辰在申魏之分野爲白虎形也張守節明明以外四星不
指參矣博雅亦云參謂之實沈然余不以四星爲實沈以

爲斗魁四星者據魁枕參首卽以天官書解天官文也要之四星之不屬參斷斷矣來書又云伐三星去極九十五度入參二度半言入參者明其非參星而屬於參是但知入者之爲所屬而不知入者之亦不屬也卽以輔星言之輔一星在北斗第六星左去極三十度入角宿三度亦甚近矣然輔屬斗魁不屬角也况古參亦名伐孔演圖所謂參以斬伐是也又謂參必有肩股如人不能外肩股獨以腹心爲人者此真孺語人雖不可無肩股星則不必有肩股星之有肩股者不過就其傍連綴之狀比而似之非必賴肩之戴而足之蹈也火星似心卽以心名孺星似觜卽

以鵠號不聞有肩股也卽王良造父傳說老子周伯王遂
諸星皆人也不聞有肩股也卽太子庶子宦者御女郎將
宗正諸星象人者也亦不聞有肩股也終古至今繫於天
而不隕今必使星有肩股何異怪誕之一足吳奇之一肩
而不知世之有混沌帝江也况參者三也以參有三星而
名參如商鞅造參夸之法謂夸三族禮記離坐離去母往
參焉謂二人竝去勿參其間此參字義也今以有左右肩
股爲參之字義不但三蒼無此字義卽五雅亦無此字義
也古聖人制器尙象故熊旗六游以象參伐則參之必六
有非百喙所能改者周禮經也合經奚從焉大抵後世象

緯諸書本不知統格落爲何物亦不知視金爲何等互相
勦襲展轉誤謬牽引埒會罔知紀實一經彈摘動成闕礙
蓋古人言象簡而該後人言象詳而紛吾不知纂要何書
步天何人而乃有七星十星之說毋乃使二十八宿笑人
乎叩盤捫燭之說願足下勿沿其謬